

从左归丸与右归丸探究张景岳之阴阳观

何丽娟¹, 初 杰², 宋 囡¹, 任艳玲[✉]

(1. 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79 号, 110032; 2. 辽宁中医药大学)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81373527);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102148); 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LR201025); 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 (LT2010068)

摘要 通过探讨张景岳名方左归丸与右归丸的配伍特点及其理论基础, 阐述了张景岳阴阳一体和阴阳互生、互根的学术思想, 以及其“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制方思想, 浅析了张景岳阴阳理论的学术渊源, 希望当今医学工作者能进一步了解中医学的阴阳基础理论, 为临床辨证论治、组方加减提供依据。

关键词 左归丸; 右归丸; 张景岳; 阴阳互生; 阴阳互根

张景岳为明代著名医学家, 他的代表方左归丸和右归丸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左归丸为壮水之剂, 凡精血亏损、津液不足者均可应用; 右归丸为益火之方, 主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之证。左归丸从阳引阴, 右归丸从阴引阳, 体现出张景岳主张“育阴以涵阳为度, 补阳以配阴为尺”的阴阳互济思想。阴阳互济者, 阴中求阳, 阳中求阴是也, 是在阴阳互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治疗大法。同时阴阳一体、阴阳互根也是张景岳阴阳思想的核心。张景岳又在此思想基础上, 针对朱丹溪“阳常有余, 阴常不足”, 纠偏补弊, 提出“阳常不足, 阴本无余”之论, 并创立以命门兼具水火为特点的命门学说, 认为肾主水而水中有火, 命门真阴涵摄真阳。他的学术思想与“阴阳”紧密相关, 阴阳互根、精气互生始终贯穿其间。本文以左归丸和右归丸的药物配伍特点为切入点探讨张景岳之阴阳观。

1 左归丸与右归丸的药物配伍特点及其联系

张景岳用药一般用补不兼泻, 用泻不顾正, 用温不兼寒, 力主用药精纯, 其代表方左归丸、右归丸完全体现出这一特色。左归丸以“壮水之主, 以培左肾之元阳”为立方之本, 在熟地黄、山药、山萸肉、龟甲胶等大剂滋阴药中加入鹿角胶、菟丝子甘温助阳, 阴阳相合, 有“阳中求阴”之义, 使“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右归丸以“益火之

源, 以培右肾之元阳”为制方之基, 以“善补阳者, 必于阴中求阳, 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为立方理论, 在附子、肉桂等辛温助阳药中加入大补阴精、滋培肾水的熟地黄、山药、枸杞子, 使附子、肉桂等大辛大热之品补阳而不伤阴, 且阴阳相济, 有“阴中求阳”之功, 阳气得阴相助, 化生无穷。

两方同用熟地黄八两, 且均为君药, 而左归丸重用熟地黄是滋肾以填补虚损之真阴, 右归丸意在滋阴填精, 精气互生, 同时使补阳而不损阴。张景岳喜用熟地黄, 据有关数据挖掘分析, 其处方中单味熟地黄用药频率达 29.94%, 是仅次于炙甘草及当归的用药, 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内服方剂配伍药对中, 熟地黄加当归的频率为 17.96%, 与熟地黄加炙甘草的配伍相当, 出现的频数及频率均为最高^[1]。由此可见, 张景岳对熟地黄的使用经验十分丰富。他在右归丸而不是左归丸中配伍当归, 值得我们深思。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本草正》中指出, 熟地黄“味甘微苦, 味厚气薄, 沉也。……大补血衰, 滋培肾水, 填骨髓, 益真阴, 专补肾中元气, 兼疗藏血之经, ……性平, 察至阴之德, 气味纯正, 故能补五脏之真阴”, 并且对当归大加赞赏, 言其“专能补血”, “又能行血”, 又可“养营养血, 补气生精, 安五脏, 强形体, 益神志”^[18-76]。熟地黄、当归实乃“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 一滋阴, 一补血, 二药相和, 大

* 通讯作者: yanlingren@tom.com, (024) 31207267

补真阴精血。熟地黄和当归与其他温肾助阳之品合用,相得益彰,共奏生阳之功。故张景岳在右归丸中加当归三两,阴阳之药相合以培右肾之元阳。

张景岳非常重视人体的精血,他认为,“先天因气以化形,阳生阴也;后天因形以化气,阴生阳也”^[9]。而形以阴言,实为精血二字。他力倡“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的治疗原则,并同时指出“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9] 918}。他在强调精血的同时,亦不忘精气互补,也即阴阳相济之大法。并且一再强调,补益精血治形之法,最宜早用、久用、广用、重用、纯用^[9]。立足于阴精的治本之法,不仅在临床上功效显著,更是张景岳治病求阴、精血为先思想的体现。在左归丸和右归丸的 6 味共有药中,有 4 味是以甘温滋润见长的填精益髓、养血滋阴之药,配以菟丝子和鹿角胶这两味补阳药,可见张景岳无论治阴治阳,都是以阴阳并调为基础,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互生以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这种阴阳并重的观点也是他阴阳思想的突出特点,与他的阴阳一体思想和阳非有余论也是密不可分的。

2 阴阳一体思想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哲学的核心之一,后来逐渐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中去,成为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阴阳”二字始于《诗经》的“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周易》中的阴阳有了更深一层次的含义,《系辞上传》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总是离不开阴阳的交互作用;又云“易生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的“两仪”便是指阴阳,阴阳同源太极这个整体。到《黄帝内经》时期,阴阳学说已全面应用于中医学理论并且基本形成了中医阴阳理论。

到宋代时,儒家将道家和释家的思想融汇于儒学,形成独具特色的理学。理学家张载将气视为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形态,张景岳汲取了这一观点,将《易》中的“太极”与气联系起来,引入他的医学思想并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著名论点。一即为气,二即为阴阳,说明阴阳同出于气,符合了《易传》阴阳本一体的原意。他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如《景岳全书·本神论》曰:“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

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曰“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阴阳互为根本基石,相生相化,这是阴阳理论的又一次升华。《黄帝内经》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王冰注曰“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可见张景岳与先人的阴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在融合理学的基础上对阴阳学说的进一步论述,明确提出阴阳互根、互生、互用,并且开创了运用该理论的先河。张景岳对阴阳之学尤为重视,他认为学医首要明阴阳。他在《景岳全书·阴阳篇》中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此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又在二纲六辨中强调以阴阳为总纲。认为阴阳之学,实为医道开卷第一要义。

3 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

张景岳重视阳气,认为“生杀之权,皆由阳气”;“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阴阳之进退,皆由乎阳气之盛衰耳”^[9]。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阴阳本一体”和“阴阳互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张景岳对阴阳学说的深入阐发。并且认为人之身“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阳者,主动,主生发,卫外而保护人的身体;阴者,主静,主闭藏,阴在内为阳之根本,故阳非有余。他在《景岳全书·大宝论》中指出“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足见阳气对于人的重要,这在他临床辨证施治中也有很好的体现。

张景岳虽重视真阳,但并没有忽略真阴,“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此所谓元阴元阳,亦真精真气也”^[9]。阳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也是功能活动的外在表现。阴以阳为用,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依赖阳气的升发,温煦。天为阳,地为阴,大地上的生物只有在天之阳的作用下才能生生不息。阳以阴为体,故阳病阴亦损。《景岳全书·真阴论》曰“无论阴阳,凡病至极,总由真阴之败耳。”他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于命门学说的水火相参,从而把阳非有余与真阴不足二者统一起来,用于临床,创造出一系列名方。左归丸和右归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方。

张景岳依据阴阳互根的理论,说明精气互生,气为阳,精属阴,阴必生于阳,阳必出于阴,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所以精之与气,本自互生”。故他指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926]。

4 结语

阴阳本是一个整体,气一分为二,阴阳统一于“太极”或“气”。他们既有联系性又有对立性,联系表现在二者互为根本,且互生也可互相转化,对立则表现为相互制约的关系。《黄帝内经》中并无阴阳一体的理论,张景岳首次创造性提出了阴阳一体同源于一气的观点,且认为阴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将其辩证法引入中医学中,对阴阳互生互根做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虽重视阳气,但不忽略阴精,认为阴是阳的根本和基础,育阴以生阳,培阴以扶阳,故在临证之时,多阴阳相需、阴阳相济为用,以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左归丸和右归丸作为张景岳阴阳互济、精气互补的代表方,其理论基

础为张景岳的阴阳一体以及互生互根的阴阳观。张景岳在临床用药时,尤其重视人体元气,强调培本固元,温补元阳,滋补真阴,使阴阳趋于平衡^[9]。阳化气,阴成形,精血为形体的基础,故张景岳在临床组方中常常加入填补精血有情之品。

《黄帝内经》有云“治病必求于本”,这里的“本”便是阴阳。张景岳为明代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阴阳思想理论的临床价值,远非一人、一文可以说明,尚需医者不断地学习,研究发掘并加以提高。

参考文献

- [1] 朱化珍,陈德兴.张景岳《新方八阵》配伍规律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4):1034-1036.
- [2]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 [3] 明·张介宾.类经附翼[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440.
- [4] 谭学林.张景岳补肾治法特点探析[J].中医杂志,2001,42(7):389-391.
- [5] 明·张介宾.类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4-15.
- [6] 李雅琴.张景岳补虚法探析[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10(26):2128-2129.

(收稿日期:2013-07-18;修回日期:2013-08-26)

编辑:黄健

(上接第75页)

- [5] 吴晓勇.傅汝林治疗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经验介绍[J].北京中医药,2008,27(6):429-430.
- [6] 石琳.中医药辨治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临床探析[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3):40-41.
- [7] 周韶虹,甘晓芳,许毅.黄振翹从“泻肝清火寓泻于补”论治再生障碍性贫血[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6):10-11.
- [8] 吴迪炯,周郁鸿,沈一平.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中医认识及优势进展[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3):500-502.
- [9] 沈建平,庄海峰,沈一平,等.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26(6):1185-1186.
- [10] 周延峰,郑洪敏.焦中华教授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热

的经验总结[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13(3):12-13.

- [11] 华润玲.陈松龄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经验[J].吉林中医药,1994(3):8-9.
- [12] 何建成.周信有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经验[J].光明中医,1997,12(6):31-32.
- [13] 张树泉,燕儒化.苗香圃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经验[J].山东中医杂志,1997,16(1):31-32.
- [14] 胡琦.周永明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经验[J].中医杂志,2001,42(1):14-15.

(收稿日期:2013-04-27;修回日期:2013-09-09)

编辑:崔京艳